

女儿国记

熊沐

著

熊沐武侠精品系列①



● 熊沐武侠精品系列 ●

女儿国记 （上）

熊 沐 / 著

● 熊沐武侠精品系列 ●

女儿国记
〈中〉

熊 沐 / 著

● 熊沐武侠精品系列 ●

女 儿 国 记
〈下〉

熊 沐 / 著

图书策划:安 迪
封面设计:木 子

熊沐武侠精品系列

熊 沐 著
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市天虹彩印厂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90 印张 17800 千字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648-005-6/1·3
印数:1~5000 册 全套定价:1360.00 元
每册定价:16.00 元

熊沐说

之一

写这部书时，有一个小小的心愿：愿天下的女人快活。

女人快活么？

我对朋友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世人不敢涉足的深谷里，从溪里流出来的木排上，总存一具尸体，死的都是男人，他身上伤痕累累，惨不忍睹，但木排上放满了鲜花，鲜血淋漓的男人与香气馥郁的鲜花随着哗哗流淌的溪水流出深谷……

朋友说：好美的一个故事！

可惜的是，谷里的女人不那么美，谷里也来男人，男人在谷里可快乐三天，三天后，便得上“天台”，接受女人们的蹂躏。她们情愿独自成为一方世界。

关键是，没有男人，女人能独活么？

熊沐说，男人不是好东西，但世上没这种坏东西，也不行。

悲哉可叹！

98年5月改稿

《女儿国记》

天渐入暑热



第一章	最毒男人心	(1)
第二章	红衣女人	(15)
第三章	入谷之邀	(23)
第四章	死神	(33)
第五章	钱小小	(45)
第六章	钱不多的亲儿子	(55)
第七章	妓院里的怪嫖客	(65)
第八章	银子是爹	(77)
第九章	钱不多与钱小小	(87)
第十章	赖皮缠	(97)
第十一章	流花漂尸	(107)
第十二章	谷人无力不种田	(119)
第十三章	女人世界	(129)
第十四章	淫窟销金帐	(141)
第十五章	二女一男	(151)

第十六章	真处女情	(161)
第十七章	女人的尤物	(171)
第十八章	小男孩儿也被女人玩	(181)
第十九章	男人的快乐	(191)
第二十章	白眼	(203)
第二十一章	不赌也得赌	(213)
第二十二章	大赢家	(225)
第二十三章	贪心男人	(237)
第二十四章	洞房花烛夜	(249)
第二十五章	男人的黑手	(261)
第二十六章	惨杀	(271)
第二十七章	情浓恨煞	(283)
第二十八章	小袖儿	(295)
第二十九章	三十一个女人	(305)
第三十章	赌狂	(317)
第三十一章	一老一少医不好	(327)
第三十二章	狐妹是不是女人？	...	(339)
第三十三章	折磨女人	(351)
第三十四章	男人的弱处	(363)
第三十五章	媾合之灾	(375)

第三六章	谁来做英雄？	（385）
第三七章	劝郎莫惜洒热血	（397）
第三八章	临战磨枪	（409）
第三九章	男女之战	（421）
第四十章	三只鸽子	（431）
第四一章	扑杀谷主	（443）
第四二章	疯洞	（455）
第四三章	二十四鬼	（467）
第四四章	第三只鸽子	（477）
第四五章	女人一怒为红颜	（489）
第四六章	七十壮士	（499）
第四七章	女为悦己者容	（509）
第四八章	狐妹是不是男人？	（519）
第四九章	李代桃僵	（529）
第五十章	与虎谋皮	（539）
第五一章	生死总关情	（551）
第五二章	冲天台	（561）
第五三章	魔鬼出洞	（573）
第五四章	二十四鬼闹阎罗	（585）
第五五章	男人女人上天台	（597）

第五六章	封你男人做皇上	……	(609)
第五七章	最后一个男人	………	(619)
第五八章	女人情	……………	(629)
第五九章	不男不女做谷主	………	(641)
第六十章	情也难出第一招	………	(651)
第六一章	打不还手	……………	(663)
第六二章	玩耍男人	……………	(675)
第六三章	不愿再活的男人	………	(685)
第六四章	愿为男人死	……………	(697)
第六五章	杀人凶手	……………	(709)
第六六章	姐妹之情	……………	(719)
第六七章	甘受刑死	……………	(731)
第六八章	妖为鬼域	……………	(741)
第六九章	愿为情死	……………	(751)
第七十章	不死老爹	……………	(761)
第七一章	血溅天台	……………	(773)
第七二章	没有女人，没有流花		(783)
第七三章	多余的字	……………	(791)

第一章

最毒男人心

黄鹤楼下，有一群人在围观，是一群闲人。

他们都是男人，来看一个男人折磨女人。

黄鹤楼是大楼，楼上有雅座，雅座上坐得有十二个男人，他们太乐了，有一出好戏在等着他们。

钱不多的女人有三十几个，个个皆是花容月貌，她们是钱不多用许多许多的钱买来的。

但有一个女人与别的男人私通了，她想逃走，与那个男人已经逃出去三百里。钱不多此时正在搂女人，他只是说了一句：“把她好好弄回来。”

钱不多抱着女人再玩那么三回，一直到了第二天早上，钱不多一醒来，下人便禀报道：“那女人抓回来了。”

钱不多说道：“黄鹤楼。”

下人都知道钱不多一向不多说话。他自从十三岁时向一个叫化子讨要吃的，那叫化子训过了他一顿，他再也不多说话了，从那时起，钱不多由一个叫化子变成了富翁。钱不多说的话越来越少，钱越来越多。

下人明白钱不多的意思，他们请了中州的十二个男人，请他们到黄鹤楼吃酒。

所有被请到的人都欣然而至。

因为他们知道，钱不多要是请你做什么事，那一定很有趣。

果然很有趣。

请来喝酒的都是男人，这黄鹤楼没有一个女人。偏偏吃酒有那么多的古怪：你得脱光了衣服，再把手里的兵器都放下，一直走到楼上去。在楼上，有许多的女人侍候，但她们一个个都不敢动，没有钱不多的命令，她们不敢对任何男人

递眼色。

钱不多很乐，他大笑，说：“各位远来，一定很辛苦。我有个乐子，不好独享，请你们来玩一玩。”

美酒佳肴，当然好过。但男人都光着身子，也颇是尴尬。

钱不多大笑：“来人！”

便带来了那个女人。

这是一个小巧玲珑的女人，她长得很媚气，在座的男人神色为之一夺。她的脸色满是凄苦神色，一进来便跪下，对钱不多苦苦哀告：“老爷，你让他活吧，你饶了他，我甘愿一死！”

钱不多慢慢一乐，说：“他要不死，我钱不多就得死！”

后押来了一个男人。

这男人是一个白面青年，他情知必死，人便骨气铮铮，他站在楼上，对钱不多吼道：“钱不多，你要杀便杀，我绝不叫一声疼！”

钱不多一斜头，喝道：“好汉子，只是你得慢慢死！”

叫来了三个女人。

这三个女人一进来，坐在座位上的男人都是皱眉了：她们与那些在一边侍酒的美女相比，简直不算是女人。

她们太胖了，一上了楼，竟是呼呼直喘。

她们太丑了，竟是让在座的男人看了她们一眼，便很想呕吐。

她们三个到了楼上，对着四周一礼，竟也作一回女人的

娇娇万福。

钱不多是叫她们来宰人的。

被宰的是那一对男女。

女人一见这三个胖子进来，神色更是惊恐，她大叫道：“我宁可一死，也不……”

她飞身去楼边，向黄鹤楼跳下。

她不是黄鹤，她跳下去，只会是一滩血肉，决不能化为黄鹤。

她没跳成，身子一撞撞在了一面墙上，叭地摔在地上。

这不是一面墙，是象墙一般的女人。

是一个胖女人。

钱不多说道：“我请了十二个人，十二个人都愿意看你一看，你一死，他们看什么？”

钱不多一挥手。

女孩儿慌了，她叫道：“云郎，快跳楼，快跳楼！”

她一惊慌，竟是叫那男人跳楼。

那男人显是不如她果决，一见她如此，竟仍是迟迟疑疑，不敢跳楼。他扑到了楼边，看到了楼下。楼下有人，那人都很小，他知道他不能跳。

钱不多也慢慢来到了楼边，对那男人一叹：“你还年轻，你不能死，要是死了，你再看不到这么好看的女人了。”

那男人再也没有了刚强，他扑过来，跪在钱不多的身边，哭道：“钱老爷，钱老爷，我不愿死，你别叫我死，你叫我做什

么都行！”

钱不多只说了一个字：“舔！”

那男人便来舔这些男人。

这些男人都知道钱不多好玩，也知道钱不多心狠。他们有人愿意玩，有人不愿意。但钱不多是一个恶人，你得罪不起他。

要想得罪钱不多，莫不如你先得罪你自己。

那男人便来象一只狗般呼呼地舔所有男人的根器。

一十二个男人都不动，他们想尽量装得漠然。

那胖女人狠狠一鞭，吼道：“装样子么，用一点儿劲儿！”

就很用劲儿。

那女人泪水哗哗流，她怒声而叫：“云郎，云郎，想不到你竟这么脏？！”

钱不多便笑， he说道：“你这贱婢，也来试一试！”

那女人不动，她恨钱不多，恨得咬牙。但钱不多仍笑，他只说：“扯她过来！”

女人不得不俯伏在钱不多的身下，她低头，声音闷闷，那钱不多冷冷道：“你好好服侍我一回，你再也没有机会服侍我了。再要服侍我，除非我也去阴曹地狱！”

女人用她的口，她很羞辱，但她心里很恨，她一咬牙，大叫一声：“云郎，我先去了！”

她没自尽，她只是想用力咬下钱不多的根器，想让他再

也做不成男人。

她用了她全身的气力。

但她没做成，钱不多只是微微一笑，他的身上肉便象是钢浇铁铸一般，咬也咬不动。

钱不多说：“你还想害我么？”

他扯着那女人的长长头发，把她生生扯离地面。

钱不多站在楼边，他慢慢扯着女人的头发，把她的身子放在楼外，起风了，风呼呼响。钱不多对那个男人说：“你要是愿意救她，就跳下去，我放她走！”

那男人扑过来了，一步，两步，三步……

他只是扑了三步。

钱不多苦笑：“从来没有男人会为女人倾心，会为她舍命，你知道不知道？”

女人闭上了眼睛。

她恨钱不多，若不是钱不多，她不会知道男人薄情，如果她死了，还会心里挂念着那个男人，因为他们海誓山盟过，他们真心相爱过。

但看来不那么对劲儿了。

钱不多对那男人笑：“你用点儿气力，你便可以再做人了。”

那男人果然很用气力，他象只疲惫的狗，喘着粗气，一点点舔男人。钱不多说道：“好了，这些客人都是有脸有面的